

生活點滴

羅大仝

對一所鄉村小學的懷念

一所鄉村小學是一個村莊的靈魂，它載負着村莊裡幾代莊稼人的希望和歡欣。

家鄉洪雅縣洪川鎮共同村小學校，歷經半個多世紀風雨，帶給我們這些鄉村的孩

子無數快樂、無數汗水、無數嚮往。

新中國成立後，為改造私塾，方便農村孩子上學，在縣政府統一領導下，各基層政權開始創辦鄉村小學校。共同村小學校最初建立在我們生產隊一位姓牟的人家戶裡，後來隨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大約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村裡一個叫「博房上」的廟子拆來，把點燈山挖平，建立三間瓦房，才有了正式的鄉村小學校；學校共有3個班。幾年後，隨着經濟形勢的稍微好轉，大隊又把學校拆掉重建，修了一橫兩順9間屋子，6大4小，6間大屋子作教室，4間小屋子分別作教師辦公室、廚房、共同村大隊黨支部辦公室、大隊衛生醫療站。另外離教室20多米的地方，修了一間廁所，學校這才像模像樣起來。

我對小學的認識，是小時隨着三姐去上學，趴在窗外看他們讀書。看着老師手裡拿着課本，一字一頓唸着，學生也目不轉睛地看着課本，煞有介事地念着，那模樣神氣極了，於是也盼望快點長大，好去上學。1974年9月，我也開始上學了，那時候學校雖然建起來，但沒有桌椅板凳，還得自帶課桌和凳子，而三姐還在上學，家裡唯一的課桌都是從三伯家借的，我只好帶個凳子坐在前排，把課本放在膝蓋上讀書。後來有同學帶着條形桌子去，老師和他的家長協商，把桌子借了半邊給我坐，這才暫時解決了問題。那時候小學是五年制，每學期的費用是低年級3元4角，高年級3元6角，錢雖不多，但能一次繳清的家庭寥寥無幾，大多數是先交一部分，後補交。

我對老師的情感，是從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開始的。那天放學後，我牽着我家為生產隊餵的耕牛去放，來到三伯家外面田埂上，小河對面一位小夥伴牽着他家的牛去放。我家的是公牛，他家的是母牛，兩條牛隔河相望，互相嘶叫幾聲，我家的牛拔腿就往河那邊奔，我人小，拉不住鼻繩，它無意中把我的右腳跟擦傷了。父親背着我去村醫療衛生站，那位姓李的赤腳醫生已經回家。學校的吳繼明老師和朱光祥老師因離家遠，放學後還在學校做頓飯吃才回家，見我父親着急的樣子，忙從辦公室拿出碘酒、消炎粉、紗布和膠布，替我清洗傷口，消毒作了包紮，父親要付錢，他們堅決不要。老師的辦公室裡還有藥

品，這真是一個天大的秘密，要知道那時的藥品是十分珍貴，還得按計劃和一整套手續出售，老師也會行醫，使我甚是佩服。為我包紮傷口又不收錢，讓我們感激不盡，父親要我守住這個秘密。

村裡老百姓是很尊重老師的，每逢家裡殺年豬，都會邀請學校老師去吃旺兒湯，有的全請，有的只請教自己娃兒的老師或氣味相投的老師。不管全請與否，老師都不會全去，最多去自己學生家，而且去了都是悄悄咪咪的，害怕別人知道說閒話。教室後面是塊玉米地，一到下課，有秘密的同學就去坐在地埂邊，或掏出連環畫來大家圍着看，或掏出從家裡帶去的精豬肉大家分着吃。那時候吃肉叫「打牙祭」，是很難得的，帶去的肉都是在家裡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拈來包在紙裡，揣到衣兜裡帶到學校去的，撕下一絲絲，遞給一位位同學。有次一位叫牟銀香的女同學正坐在地埂邊分肉，心裡覺得她分好久了還沒輪到自己，趁她不注意，一把抓過那片豬肉塞到自己嘴裡，轉身就跑，把那位女同學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學校的院牆既長又寬，院牆外面是操場壩，這兩個地方是我們課餘時間的遊戲天堂。我們玩得最多的遊戲就是「打兵」，「打兵」是雙方夥伴人均相等，各自找好營地，中間用粉筆劃一條白線，先由一方出兵，另一方派一位小夥伴去追。追上了就算對方「被打死了」，如果他跑回自己的營地，追的一方就得趕緊跑回自己營地，如果被跑回去的夥伴或對方的另一位夥伴反追上了，就算「死了」。一方跑，一方追，被追的一方跑出來一位小夥伴「救兵」，另一方再出來一位小夥伴去「反救」，如此周而復始，亂成一鍋粥。當然，別忘了留一位小夥伴守住自己營地，否則，營地被對方佔領可就沒有歸宿了。

那時候國家提倡「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學生不僅要讀書，還要參加社會勞動。每年5月，我們都在老師的帶領下幫助生產隊割麥子。學校後面的大灣山有片我們學校負責的耕地，開荒，栽玉米、點豆子、種蔬菜，年紀小有的挖土、有的平整土地、有的播種，年紀大點的同學有的挑糞、有的抬糞，鏟刀、背兜、鋤頭、鐵鍬、糞桶、糞瓢、扁擔都得從家裡帶去，種子由學校去購買，大糞去學校廁所裡挑，化肥、農業是沒用的，種出的東西也很有生態。每到勞動那天，大灣山上乒乒乓乓，人聲鼎沸，一片熱火朝天的勞動景象，而一些牛高馬大、學習成績不好、平時經常因調皮搗蛋挨老師罵的同學，則可以在勞動中捋一把表現。

小學第一學期期末放假時，看着有的同學得了獎狀，心裡十分羨慕。第二學期期末，我也得了一張獎狀，上面寫着：獎給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積極分子羅大仝同學。其實對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什麼，根本就不知道，以後得到的獎狀，上面寫的就是「獎給三好學生羅大仝」了。除此之外，我還得過「詩歌朗誦獎」、「尖子生獎」，每次把獎狀拿回家，父親用米湯把它糊在主臥外的籬笆牆上，幾學期下來，一堵牆壁就快被貼滿了。

一晃5年的小學生涯就快結束了，在共同村小學校裡，我度過一生中最難忘的童年時光。風雨50載，從這所鄉村小學走出去的學生中，有的考上了中專、中師、大專、本科、研究生，畢業後有的教書，有的從政，有的進央企，有的行醫，有的當公務員，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作出一定的成績。2005年，因生源問題，共同村小學校和其他村小一起給了洪川二小，結束了它50多年的歷史。但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無論如何也是不會忘記這所啟蒙母校的。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古典瞬間

嫁女必勝吾家

友人的女兒畢業後到深圳工作，結識了一個當地的男朋友，不久前，男方父母特地驅車數百公里，來年拜會未來親家。友人既感意外，又覺驚喜。意外是對方之前並沒有打招呼，是根據準兒媳提供的地址，自己找上門來了。驚喜是看對方的陣勢派頭，顯示出家道頗為從容，若是如願締結這門親事，女兒嫁過去就不會吃苦了。

可是，友人隨後從女兒那裡獲知了事情的真相，頓時鬱悶不已，再也高興不起來了。原來男方的父母第一次見到準兒媳，對聰明俊秀的她很喜歡，後來得知她來自小城市，就落下一個心病，總疑心她是出身鄉村。由於擔心雙方的家世相差得太遠，男方的父母特地請假，沒有打招呼就驅車前來實地考察。結果到這邊一看，女方的家境尚可，不上不下，正好符合「娶婦不若吾家」的舊原則，遂卸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於是高興之下，就擺下盛宴宴請女方一家人，以示友好。友人作為東道，自然也要回請禮還，賓主盡歡了兩天，對方才高高興興地回去。

令友人感到惱火的原因，並不是平白被人看低是鄉村人家，而是對方來之前，是悄悄策劃的，生怕戀愛情濃的兒子洩密，讓這邊

提早有所準備。友人忿忿不平地抱怨說，他們竟然擔心我獲知訊息，會去借一些家電或汽車回來作為擺設，難道我的女兒就有這麼求着要嫁給他們的兒子嗎？雖然「嫁女必勝吾家」是好事，但一想到要跟這樣的人締結為親家，友人就心中不爽，只是這件事情跟兩個年輕人沒有什麼關係，雙方確實是真心相愛的，友人最後也只能是尊重女兒的意願和選擇，在背後發發牢騷也就完了。

民間舊觀念向有「娶婦不若吾家，嫁女必勝吾家」之說，也是成功學的一個早期版本，向人們灌輸一種門第等級觀，強調家族的社會地位及聲望，倡導對於物質財富的崇拜，認為只有物質帶來的保障，才能提供安全感。受此觀念的束縛，很多人意識不到，婚姻的組成、生活的依賴，是家庭成員之間一種平等互助的合作關係。所以不少做父母的，都缺乏足夠想像力和包容力來支撐自己的孩子尋找一種更為開闊的人生。一些沒能根據門第結親的人，遇到家庭矛盾，也很容易構成心理落差，會倍覺委屈，於是理直氣壯地放大情緒，自我沉溺其中，使得矛盾被激化，甚至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咸豐年間，刑部尚書趙光的女兒選婿，

因秉持「嫁女必勝吾家」的標準，很難找到可匹配的家世子弟，婚事一直懸而未定。不久，趙光得病驟死，遺下數十萬財產給女兒，趙女前去懇求兵部尚書萬青黎代為作主，說：「侄女如今已年逾三十，尚未婚配，求年伯為我擇婿。男方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須元配，二須少年翰林，三須海內世家。」萬青黎有一個門生胡隆陶未婚，又是科舉接連及第，獲授吏部主事，只是出身寒門，不符合趙女的第三條標準。萬青黎向趙女推薦胡隆陶，說：「他已符合你的大部分條件，如果你還是不願，我以後就不敢再過問了。」趙女不得已，才委屈屈地嫁了。

可是得嫁如此夫婦，趙女仍始終糾結於對方的家世不若吾家，婚後視丈夫如奴隸。消息傳出，旁人不時拿胡隆陶調侃取笑，趙女更是覺得自己被人看輕，由是加倍鬱悶，不數年便鬱鬱而死。

從深層次推究，「娶婦不若吾家，嫁女必勝吾家」其實是一種社會陷阱，且不說這種願望不現實，難具操作性，其施行基礎，也會使社會結構難以通過流動而得以優化，最終形成階層固化的板結狀態。

書若蜉蝣

葉輝

美麗都大廈

尖沙咀有兩幢非常國際化的古老大廈：重慶大廈(1961年)和美麗都大廈(1959年)，兩者樓齡都超過50年了，所以都見證着香港半個世紀以來的滄桑變化。兩者均位於尖沙咀鬧市，交通便利，因此同是賓館林立，租金相對便宜，乃背囊旅客的「聖地」。美麗都大廈不大起眼，遠遠沒有重慶大廈那麼名聞遐邇(也許是由王家衛拍了一部《重慶森林》吧)，可是卻比重慶大廈蘊藏更豐富的本土故事。

由於自由行旅客的網上查詢和推介，美麗都大廈在網絡世界也就愈來愈紅了。話說王德威曾將西西的長篇小說《美麗大廈》形容為垂直的「清明上河圖」，而美麗都大廈亦可作如此觀，那是一座垂直的小鎮，也是位於彌敦道上游的另一座不起眼九龍寨城。

美麗都大廈記錄了半世紀以來的香港野史。在越戰時期，垂直的小鎮洋服工場林立，在工業起飛時期，小鎮裡還有山寨廠(電鍍廠、針織廠、手套廠等)，于占元在此創立的「中國戲劇學院」，培訓「七小福」(成龍、洪金寶、元彪、元華……)等武打巨星；「一代宗師」葉問所創立的「葉問國術總會」也在此落地生根。

根據牌照事務處2012年資料，美麗都大廈有83間持牌賓館，共有535個房間，佔用此座大廈3至16樓(共14層)的97個單位，平均每層有6間以上。至於無牌經營的賓館，估計多達三四十間。

美麗都大廈的香港野史不斷消失——洋服工場、山寨廠、戲劇學院、唱片工場……都陸續消失了，都變成賓館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美麗都大廈的單位愈來愈值錢，目前地舖叫價更是以億元計——請記住：金錢是從不懷舊的，皆因在自由市場，樓房價格永遠是最現實的，從來都是只講供求，不講人情。

那是一座不斷隨市道起伏的垂直小鎮，從來都不是西西寫於上世纪70年代的美麗大廈。一座大廈名叫美麗，許是「美麗的誤會」，小說稱為「梅麗大廈」：「這大廈住了各種各樣的平民，說着不盡相同的語言：主要是廣東話、上海話、國語。大家都可平和、踏實地活下來的，雖然老學不好對方的話語，卻無礙溝通。」

西西有一首小詩，也叫《美麗大廈》，原名是「美利大廈」：「你寫信來／仍把我的地址寫錯了／我住的地方／叫美利大廈／你寫的卻是／美麗」；「但我是歡喜的／所以不更正／而且／你是詩人／美麗／是你的祝福」；「美麗的大廈／啊啊／讓我從此就浪漫起來吧／在西曬的窗下／擠迫的空間／從容地生活／常常微笑／並且幻想／美麗／正在我家樓上做巢」。

現實世界裡的美麗大廈，亦必然像美麗都大廈那樣不斷升值，因為全世界都在開動印鈔機，所有貨幣都正在自動貶值——這是金錢世界最現實的一大悖論。任誰都沒法改變，乃目下無可奈何的生態「變形記」。



遊蹤

俞慧軍

風雨圖門江

風雨中我發現自己已站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沒撐雨傘，面朝圖門江，靜觀江水湍急地流向遠方，我默默地祈禱異國夏日的風雨再猛些，也許能把幾日來旅途的勞頓一沖而光。

夏日的朝鮮之行，是從我國的吉林省延吉市出發成行的。在蒼茫的風雨中，從延吉市驅車兩個多小時才來到毗鄰中朝邊界的琿春地區，隨考察團一行20多人邁出大巴車門，走進中方的圖園口岸辦理完出境手續後，便又冒着愈下愈猛的夏雨坐上中方另一輛大巴車。大巴車行進在橫跨中朝兩國邊界的圖門江友誼橋上，不到5分鐘便來到朝鮮一方的圓丁口岸。進入大廳後，便等候辦理入朝的手續，在圓丁口岸大廳足足等了個多小時，朝鮮方面的接待人員來通知入朝的車輛還未到達，讓我們耐心等待。

由於連下暴雨，天氣漸變涼爽，乘此機會我便走向圓丁口岸接待大廳的平台上，站在隔着玻璃窗的平台向外瞭望，蒼茫的雨色中圖門江水好像是身負重任的使者，匆匆流向東方。依稀可辨的江水混濁中有幾股清澈的激流，湍急的圖門江水彷彿在向人們述說近半個世紀以來這條界河的緩慢變遷史。成行前，我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這個與中國接壤的島國，近半個世紀前的那場戰爭，把兩國人民緊密相聯。風雨中我看到朝方的邊防戰士，緊握鋼槍站在哨所旁那種威嚴儀態。

等候近兩個多小時後，終於辦完入朝的全部手續。走出圓丁口岸，我們便步行數百米穿過一條泥濘的沙土路後，坐進一輛半新的大巴車，迎接我們的是兩位朝鮮女嚮導，一位姓金，一位姓廉。金導開始了幽默的介紹：「你們從現在開始，將在我們這個國土上考察兩天，現在你們可以享受全身按摩。」其實不用金導介紹，我們20多位考察團成員已經開始承受車輛的劇烈顛簸，名曰享受「按摩」。坐在後二排的隨團人員，幾乎要被行進中的大巴車抬到車頂，一名隊員幾乎差點碰破頭顱。車行朝鮮無名環山公路，公路上坑坑窪窪隨處可見，幾乎沒有一處是平坦的；大的路坑還能伏擊當年的「美國佬」。據金導講，我們這是從圓丁口岸邊界出發，沿圖門江上游邊線向朝鮮的羅津市進發，行程150多公里，要行駛5個小時左右。每小時近30公里的車速，讓我們這些異國他鄉之人嘗到道路崎嶇不平的滋味。

年輕的金導和廉導笑意盈滿臉龐，

輪番為我們唱起中國和朝鮮的優美歌曲。動聽的歌聲把我們帶進歡樂，在祥和氣氛中，我聆聽着金導的介紹。圖門江是我國吉林省東南邊境與朝鮮國的界河，是我國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第一條大河流，滿語原稱「圖們色禽」。「圖們」意為「萬」，「色禽」意為「河源」，即萬水之源之意。金、元稱愛也窟河，其下游段稱徒門河，清稱河源段為大浪河。紅旗河口以下稱圖門江。1962年中朝兩國協定，「紅土水」與湧流水以下稱圖門江，朝鮮語稱豆滿江。圖門江發源於長白山的東南部石乙水，流經中朝邊界，向東北又折向東南，其幹流經龍、龍井和圖們、琿春4市。中朝界河段510公里，河道總落差1,200米，沿途接納的支流210多條，在我國境內主要支流有紅旗河、海蘭河、琿春河等。

車行途中，剛下過暴雨的山谷流水潺潺，水聲轟轟，數里可聞。一路風雨一路歌，儘管旅途的勞頓未消，但金導與廉導兩位能歌善舞的朝鮮嚮導的幽默講解和動聽歌聲，還是讓我們在奔赴羅津的途中感到異國之旅的快樂。到達羅津市依山傍水的一家旅社時，已是夜色蒼茫時分，此刻天空一碧如洗，閃爍的星辰彷彿已在朝鮮東海海域羅津半島的懷中悄然入睡。我站在入住旅館的陽台上，仰望點點繁星與視野中的琵琶島上若隱若現的燈火，感受這個寧靜島國的寂寞與冷落。入住的旅館很快停了電，房間一片漆黑，熱情的旅館服務員拿來一支蠟燭，點亮了房間，光明又回到了身旁。

北京時間凌晨4點，我早早來到旅館那片高高的山坡地上，此刻的朝鮮羅津半島的天空已大亮，晨曦中朝鮮東海洶湧的浪滔拍打着霧中的海岸，我沿着琵琶島向東的海岸線獨步前行，大約個多小時後，霞光從海那邊的水天一色處徐徐灑向海灘，站立高遠便有美景撲面而來。一群鸕鶿俯貼在海面上飛翔，白雪似的浪花追逐着海的精靈。第二天我們考察了羅津市的熊貓養殖場，參觀朝鮮的幾戶農家；爾後兩位嚮導把我們先後帶到羅津市的三家涉外商店，不到十個品種的商店擺放着幾乎清一色的商品：國產的煙、糖果以及學習用品，偶見中國的煙酒、食品 and 手工藝品。

離別朝鮮那天，大巴車沿着圖門江岸線一路前行。淅淅瀝瀝的夏雨又開始從天空飄逸下來，一路風雨把我們從中國送入朝鮮，又把我們從朝鮮迎回祖國的懷抱中。